

U.S. BUREAU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ASH. D.C.

四
八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彭文憲公筆記

彭時

五親十年乙丑會試余中副榜不獲與諸副榜并下第者九百餘人俱入文學天時古無李先生時起為舉酒趙先生境為司業李先生嚴教正大樞意造就人才初至余坐堂一月乃散處於廂房後格致誠三因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課堂讀書俱網罟弁堂共於四號皆勵无切夜燭務盡三更將五更輟今諸夫提鈴楯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舉動情無慳者令人暗記明示責罰自是燈光連旦者声不絕學者或款款相勸為先生多宿題考每隔三五夜必召予同鄉二三人侍坐談話先生臨生儼然或說卿曲稽事或論詩文言簡而唯婉而有未听者息



德每至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語久誤工夫自當退謝且曰三更
是時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不可知此時過則次早無積
神共愛人類此

初執事洪嘗為予言前歲夢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
東室聞試卷而跡衣官投棒至前即捲卷起身見宛解帶受辱
故令監師生來觀者皆皆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進
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請朕前某人此前
不及因顧蔡萬曰還較定高下出榜始畢乃行已而物置監前
監生三千餘人上既收榜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知事乃
釋回相與嘆息其事謂先生平昔治歷艱險保存有素故福禍

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義氣衰於齊董
中旁不可多得然非先生感人之深何以效此者乎

是年夏先生引牛致仕及秋而行諸生用撰帳啟聯送出家文
門至城東南乃別有百餘人同予送空通州候發舟然後歸衆
不泣下者是舉前此所未有是足驗先生得人之深也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嘗榜右憲先生言曰昨昨選郡中見群衆
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處出產不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為
言者人皆若死天下安得治先生聞其言甚喜問謂予曰新學
正有幾能言諸人所不及也因誦其語實此行又備與肖先生
言之魏後性守官清白獨不受諸生贖禮果不負先生知符



竟

丁卯冬朔廣永壽縣進漢知官在途齋聞黃榜第一人彭某國子監生某人生京言於永濟監生張瑞本瑞本便訪知于姓名願吳歡與朋輩言之特端沐歷明爾同鄉某文學如何有人彥渠勉責榜且記有驗之虛瞻見于道其語且輩憂曰惜乎大流靈了子曰身中是何足過置之勿言又一朋友謂岳辨方正曰吾昨夢見賢兄魁多士可賀方曰若夢可信則已有八身彭某作魁矣何必我共人做謂明年會試廷試有用魁二人各占其一可也已而果然夫科舉固前定然於人何論而見於夢如此其不可疑是特士交中相得有重疑靈衷人

知不知今年狀元吳彭榜亦不知何日而起

予僕侍及弟除修撰同牛陳群然岳季方俱編修謝恩後即詣閣下拜下生時曹爾陳偕首最高各四先生俱以侍郎兼翰林學士下至孔日皆出錢置歲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例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講讀生前之右聲皆傍坐調之慶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北首七歲予出錢俗二公亦指曹典故也

翰林同寅皆尚書典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為一類侍讀侍講同一類修撰編修檢討同一類尋以歲然不少者蓋其所久處來久矣得翰林字

十月十日虜酋也先糾衆

太上皇帝入闕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朝汲于謀出迎款知其詐
不出乃遣通政奏議上復中書會人王浚寬大限出迎覲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回而虜騎四面剽掠
勞亦張大於吳兵部尚書于謙等督率總兵分營悉城吳教互
有殺傷連戰三日不通陳公楷乃請寫勅諭各遣精騎入衛
又請寫聖旨榜文款通諭回國遣送并漢人有能擒斬之先來
獻官賞黃金封國公賞以朕其心至十四五之先來先遣去是
時房內閣者或未明而入抵暮方出勸勞凡他日為甚而外內
莫畫防禦于二公之力各多

景泰元年庚午八月十五日也先遣兵來送

太上皇帝還京因忌音懷感米藏款不能致遠憾於千古而我

太上獨得吳悔過奉送南歸皇聖慈有所感動而然耶押虜人計

窮而為此耶臣子之憤於是乎少舒矣

翰林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
後除進者八九年進者四五十年有不堪者復授他職蓋重其道
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三
人為天生仙翁為平路修行亦切喻也

己巳八月車駕北狩

邸王監國於午門外視朝百官并助奸臣誤國者方請拜文未起



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敏遂起捧馬順
首曰此正是奸黨當降去監國遣百官用李爾擊馬順至死仍
擊死內官二人各官義氣憤發生于如此是曰子居曼未出閣
之驚駭蓋土木敗績故非常之變而此舉亦非常之變也
八月二十九日子居曼忽投針坐門宦喚入朝有令音蒼尚齡彭
時與陳情每同辦事特共各事不允今李爾辦事內官促送入
內閣乃去

是日文武百官具本伏文華門請

郊王即位王再三辭讓尚書王且于謙陳植等咸以

宗廟社稷大計為言力請不遵會

大台命齊下乃許以九月初六日即位蓋是時人心危疑思得長
君以彈禍亂蓋不得已為此舉亦事之變也

景泰數年中欽雅大臣寬恤民力賞罰亦無甚失獨易儲廢后二
事為害大義所以夫人心者在也

東莞王公自

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親與中貴王誠等相結納欲入閣是時
閣下已有陳高蕭江高五人矣而王難言弘以階高為遂為具
奏添入有下拘烟劇聞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陳曰我於
頃劇中舉蕭維積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疑
得容陳欲弘卿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



高之意惟商公知之所以語予如此

歲丁丑改元

天順是年五月太監曹吉祥武清侯石亨等誅副都御史徐公器
薛舉兵逆

太上皇帝復位執子熹王文苑廣教之罷出陳循等十餘人免軍
為民罪其逆外藩也然實無其事特諸人欲張已功假此以為
名云

天順元年九月初三日

上御文華殿召臣特入見今近獨前問曰爾是

正統十三年秋元初特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盡因叩頭者三人問第二者陳極第三是
岳正特對曰美又問今年與何對曰臣大馬鹿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爭出外乞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下著又淵閣
辦事先是內閣用徐有孫許彭薛瑄二月改李賢于許薛上六
月徐李為爭薛瑄致仕去用岳正呂原與許彭三人七月岳為
爭亦罷瑄復用李賢呂原至此乃增時為三人蓋當時進退甚
輕有冀者策不意後及時也惟時先見而後出命臣惡前之未
審歎

是年徐李致黜有冀權寵者語人曰我欲薦彭某入閣因未與接
頭故未果其人傳言曰可任一見之彼必喜予對曰素不慣往



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特重賂水見不可得尔彼手一見何傷
予曰承享突然決不能往去年當諸公各謀時有沈司歷者三
次來家見迷子避不欺凡月聽郎中又謂予曰沈是有才者彼
米進用之誠在此今不見彼將有妨予曰我本無他望何悔之
有且去年既自守不圖迄今往見人雖近亦可耻也是時李宜
人聞此言亦曰官自米為好不然雖做尚書亦何足為榮若無
事如此遺亦足矣予甚重其言又久聞之命下始知顯梅自
有時非人謀所能與也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面磚城凡十間皆覆於黃瓦因
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下置紅欄蔽

三朝實錄則本前經設擬東西坐餘四門皆後列書櫃隔前檻為
退休所李公自吏部建以侍坐不安令人移紅欄壁後設公坐
子曰不可固宜德初年

聖駕至此坐曰不設公座得非以此邪李曰事久矣今設何妨予
曰此係內府若不宜南面王坐李曰東邊會食處各異方却正
坐如何予曰此有屏扇故為正秋皆無扇故也李曰東閣有扇
亦正坐何必如此予曰東閣東西非正南也李謂氣韻不平日
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豈不正坐乎有者是官而不正其位乎
予曰正位在外階衙門則可在內夾下可知欲正位則筆蓋障
身或英文華諸殿大學士椅如何邪蓋殿閣皆主尊所御亦設



官之意止可作坐席類則無正立孔子公語甚然意猶未已贈
數日

上遣太監傅春送銅範貯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逆置於中間
又數日遣太監襄富送聖賢畫像一副來懸於龕後壁上乃罷
不設坐蓋李為人好日尊大往往不顧是非五行已志如此

戊寅年二月上

聖烈憲壽皇太后尊尊號詔告天下詔草已送予訖謂李公曰此
前所未有宜有思共及人李曰先帝而教教非所宜予曰非
謂狀也但行優老之政為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給勅百
姓年百歲與冠帶事即老合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思與斯

典上徽號相稱李公喜曰是好因共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此見

上英明大度樂用人言美聖主也御微跡詔畢

上御文華召侍等三人建前賜象兩表表有差仍親

自授與和顏慰勉其效舞臣下有如此令人感激不能忘也

是年十月十日色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南二十里方百六十

里關四門緣以桑墻中有水渠三處障鹿避免不可以數計獵

海戶千餘守規每獵到海戶合圍獸騎上馳射於中亦所以訓

武也時色殿官皆蒙賜撥鹿充而內閣三人无諸人差孝云

乙卯四月六日有



聖宮賜諸大臣遊西苑苑在宮世西中有大液池周十餘里池中
駕橋梁以通陸梁橋東為圓臺臺上為圓殿殿前有古松數株
其北即萬歲山山皆太湖石疊成上有殿六之所最高處乃廣
寒殿也池西南又有一山知之最高處為鏡殿此皆金元時所
作其餘殿序皆今制而西稍南曰南臺則宣廟常幸處也是日
賜宴于此群臣常醉而歸臣時已記其詳矣特具稟云

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驢騎于役免其制一人騎為執鞭引於前
一人馳騎出至藝於馬上或上或下或在右或左驢御橋健人馬
相得如此者數百騎役乃為相服臂屬走大圓復杖於橋俗名
曰走解不知所生始其金元之遺俗歟今每歲一舉之蓋以訓

武也觀畢賜宴而回

七月賜尚書王爾為昇其內閣學士三人遊南城中有宮殿樓閣
十餘所皆宣廟興

上遊幸處也是故折作行殿一所東為香龍門南為丹鳳門中為
龍德殿左右曰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橋皆白石雕水嵌於其
上南北有飛虹蕙薰二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
為山曰秀巖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吹雲柳風山後
為佳慶門又後為米明殿殿後為圓殿引流水繞之日噴碧砂
植花木青翠蔚然如嵐成者既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整時
往觀為交命頌行者大監梁富也宴畢乃回時謹記于此庶不



志

上憲云庚辰四月六日衣別

上御南薰殿召王輔李賢為鼎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欵果
飲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果音和平足以養性時養在南宮曰然二一曲今不飯矣所
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親事

先帝最精於果是三人皆嘗不及賢者對曰由此不飯亦可精妙
因皆叩頭曰喚

皇上秋南風之詞以解民溫幸甚

上起入賜金鹿鶴澳博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皆皆叩頭而出

十二月十二日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召時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
都指揮指揮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

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棟寧伯孫堂都督趙輔共名籍進且
各逐一號為符箭以三箭為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中一箭共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
觀者比中例試半賜鈔有差而總兵暨時五人各賜鈔一千貫

十二月間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二三人畏避不赴
者罪照之自是將士咸感德畏威知所奮勵云

是年春廷試進士第一甲五一雙等五人後數日



上卿又華問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廉吉士教養時用今
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正語言正當者二十餘人為庶吉士可
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以勤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
時賢抑欲南人進北人故為此語因慮之詞立賢庶子何介
南北賢因果

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沒得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兩選時對牛玉曰南方士且獨此時優
於時者甚多也牛天曰且選求自是日賢與時二人同詣吏部
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一人而江南惟張元極得與蓋
上自提位以來明照百辟不假遷任而時不才獨於寬濼如此成

教子中何可忘也

辛巳年七月二日福武伯曹欽又太監古祥繼子也古祥在宣德
正統中屢領兵出征度下多違官號勇善戰結以恩惠火矣

天順元年與石越兵成迎復功亦時有此欲以此職陞伯爵願歸
恣歸衣衛指揮送果錢共爭稍裁擲之遂有天祥如

朝廷遣兵部尚書馬昂懷李伯揚鍾汪西早朝謀僨連官奕入為
慶連官中有曰馬亮者知之實及潘立恭順僕其埋家言之唯
以告孫鍾吳本進子

上朝門未闕而又者立矣投送果并跪都御史取其首奉又攻門
殿積子門外勢可長朝官多避匿不敢出唯李賢一人被賊黨



晏狹之呂丹得不死比明孫登會合出征官軍祭之戰於四屏樓抵暮乃平之吳曉以戰死當是時變起倉卒在營將士散處千家且無甲冑器什非孫堂有延行之卒何以禦亂不測然亦豈非宗社有靈使之然歟或謂地役之衆曹石二家為首事雖順而行之以逆獨因體壞則攻多矣不三年而石歿又三年而曹敗曹敗雖運交禍尤烈報應之理為甚明也亂臣賊子可以鑒矣

甲申正月朔日以後

上不博猶每日戒夫萬歲如常五初十日以來疾大漸乃慶置彼事命太監牛玉梳兼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一百日成塔

二定右妃名分其三命初以項那殉其四廣飲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正命牛曰科去閣下有介為我潤色之既至臣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臣等欲從事皆嘆曰所言固大休非吳明不及此而止灼事先高出古今其聖德事也不洩測也言畢時不覺淚下牛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尤悲愴上聞之亦煥澤已而曰且收著待我去彼遵行次日牛出道其詳因曰

上吳偉從來不墮淚今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遂崩嗚呼痛哉
謹志其卷用彰



聖德之功效云

次日早儲皇教髮衣素出使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登臣時
井文或執政大臣至前言曰父皇賓天尔等盡心輔佐因泣下
群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聖旨命文監劉永誠夏時得恭手玉會昌侯孫繼宗陳寧伯孫敏
尚書王輔李賢年富為屏侍即陳文井時為議官公同計議處
置軍為重務邊宣德十年例也預者皆符銀辨之時

二十三日議上兩宮通號內臣夏心懷違迎倡言曰錢文病只
存所生母為太后李曰今日何違違命景太子事不可法時曰
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為此舉違道所當違

益不乘大義夫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是夏曰漢時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予為皇帝母富為太后且有無子而得太后郭宜德

中自有例李也愛知事不成因日時曰尔執筆時曰今日事與

宣德年不同嗣右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正統初不加尊號今

日名分固在宜得不遵夏曰既如此便照例為讓衣半亦助其

平特曰正統天順初未嘗如此行今日誰敢擅為為臣子者若

可讓順從是為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是語

人不言乃作也勸詞曰尔每偏向讓二心恐違究來不好將供

子何天曰



太祖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用為之
爭所以不敢不繼言者為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衆乃皆曰
如是是好夏色少怕乃再入請命良久初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象命元昊時純華將書又曰漠然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
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俱逆夏意有殺意隱察不言
惟李用端時極力難共使賴

皇上孝弟兩宮如一故能委由勸諭仁壽以成大禮仁孝之德於
茲可見以優數日大監蘇包主閣下官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固心但由於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孔之人且欲建地於其
間非二先生立乎幾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彼然然者後事
厚祿何為時則俸有未發言者面折卑路有慙色

嘗造山陵時與同僚李陳計曰前日事費周折如此今玄宮且從
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其說言之已而內臣傳
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及穴未可輕易為仍令
諸大臣同議及議夏文監聖言不可衆顯聖不言乃已

成化元年己丑二月祀郊壇

上擇日行耕籍田禮在山川壇之南十七日早上率百官祭先農
畢釋學服躬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祿青福授隴京府耆老



二人執牛二人由躬投幣帳教坊樂工執紗撰夾纛飲誼一唱
百和跪撰而行

上東未三往三這如儀殊不以為勞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
五推鄉九卿禮各用耒耜七人傍犁而行是日曾在九推之側也
俱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乃賜宴而回時生
長未觀農事生是始知鄉之入土淺深犁牛舉手汲昂非誠
不能於此可見矣

三月初十日

上季大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禮畢
上坐彝倫堂賜文武三品以上升學士左右侍祭酒司馬伺司果

張縉以次進膳畢賜茶乃行先數日陰雨至是乃開霽車駕往
來無一塵塵煖觀者甚盛以為正編文明之專賞

聖德感通之兆也

北方流民也聚荆襄山中以數十萬計有往鄉胡州李氏財物者
有司搆之急因徂敵官軍殺數人遂糾衆又賊首千斤劉二長
子首龍首魁等以石和尚為謀主勢甚猖獗事聞

朝廷命尚書白圭撫寧伯朱勇同唐太監奉師往征之至南陽湖
廣總兵李震率土兵來會方議進取賊猶欲出繼寧且有疾白
公督李震分道截遏一鼓擒其鋒賊退保襄陽官軍乘勝進攻
破之擒十斤劉并龍魁等石和尚劉長子以計脫走深入險阻



撤亭病愈召領使制有襄陽又驪族者諒都督喜信指揮張英
部下一日或遇劉長子欲殺之官曰官軍既辱石和尚於前無
干休着統槍石和尚心重有隱賞約與侯現張指揮張兵潤食
旁之長子信以為然遂入山槍石和尚出結軍營前諸將爭功
忌張英以得賊証為名拙殺之仍劉長子石和尚為俘獲獻於
朝廷法司依律奏鞠罪刑于市衆知英故多為張英劉長子釋
寬法司雖知無從辨正寔賊之害為此者何其不仁是哉子
聞英詳如此故記之蓋論賊長子後子方且百觀自家生亦以
不又申救為恨

廣西大藤峽蠻賊久為害道流平劫兩廣尤甚議官成謂宜調兵

狂狂然日承弊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未能破其巢穴及是都
督趙輔全都御史韓飛與內臣狂狂之屬士兵為先鋒出奇討
破其巢穴其中婦女數百登山瀾險阻而桂州崖九層樓尤險
陔官軍直抵其上層層紀歲片而還聞者皆以為不世功趙獲
封爵賞以此然雖師未久而賊獲出乃知前所殺者多賊黨而
真賊避匿者又出賊者有遺恨云但趙都督備兵往還紀律衆
明軍士在途飲飽無紀非化將可及為可重也

戊子六月二十八日 慈鑑

皇太后上先次日內臣傳奉夏時司禮監傳言在廷皆不敢對
時與商劉二學士使主又問如前時對曰此一交禮無可議者



祥宮當合坐 隆慶神主當附廟禮部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
理內臣揀惡心之其正而不教言夏時獨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可入山陵只可先朝右樹至西山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建三十年為臣子者宜念議別墓此事關繫非小

一或乖理何以示天下內臣不以為然曰且散待請旨再議時

遲謂同僚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二公曰然待他人

先言吾輩贊成之為好先言觸怒則事不可為矣時曰如此固

當備無人言如何已而

上御文華殿殿召臣侍三人并踏內臣至前而議

上曰慈懿娘娘葬禮當如何時對曰只合依三禮行

上曰朕豈不知依三禮是但於局娘娘有碍故令尔等議務要慶
得合宜時曰

皇上孝弟兩宮聖德彰著今奉祥宮合葬祿陵以全聖孝為宜商

曰外議洵洵若不附勢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損則曰孝子

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然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娘娘心亦且得為孝時曰

皇帝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為心先帝待慈懿娘娘始終如一今若要厝於左庶其

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慶不失

先帝之意夏曰此先閣下議作位已不允今如何行得時曰此禮



慮有今日故預為此議今決依此處置為宜

上雖未允而玉色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曰進來看當視特等具本還有旨令百官議明日禮部集公僕
船為伯文武大臣議皆云特等言是內政未允猶欲別擇地於
是百官伏文華殿門天號不起聲聞於內內臣傳言諭衆人選
皆慶曰不得命不致廷時與尚劍進曰人心如此天理所在望
願延借使群情於是內批諭群臣云卿等休看會議大行慈懿
皇太后合禮後嗣國祚永志但聖母幾事有劫未即命允朕心

中不自安再三提孔衍禧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鄭等共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
咸稱萬歲蓋此事非

上曲全孝道所以效此真聖德主也

是年五月間一日大風蕭蕭以酉若雨雹聲有在地拾取觀之皆
黃泥丸子圓淨堅實如櫻桃大破之有破黃氣劉學士在階西
取數丸示予非親見者不信也以此觀之二氣變化何所不白
七月間陝西奏報平涼府開城縣土達滿四糾衆大恣劫掠勢甚
張特設此使服仗又今忽又必有不得已者請

飭鎮守官軍開激受之故行間奈何劉清黎賊數續報生兵即請



命陝西寧夏延缺三處合兵敵已布告急益急使請調京軍
往以都督劉王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未至陝西寧
夏二處官軍不特延緩共至徑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為
所擄報至京與情驚駭是時賊雖再得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進石城山塢劉領兵近山分為七路圍之成前
軍深溝高壘不輕與戰兩副將毛忠將身自領銳卒登山仰攻
之獲賊副京師士夫聞失副將益免謀以為安史後出兵部尚
書程信恐劉不勝任撤請命撫寧侯朱勇再領京軍及遣兵四
萬以佐命已下撫寧雖共事委天賞路諸生擒賊首一人與世
襲指揮使賞金五百兩銀數千兩兵論者賞者然時見其壞大

欲止之然難于遽止請命始整軍策將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
頃知賊被圍守已困關已閉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小總兵
星馳赴該處不日破賊則以便奏報止兵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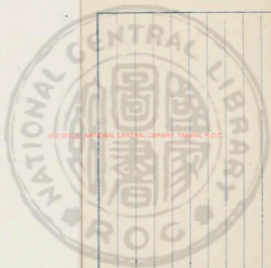
上命文監懷許貴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曰事急失行不可
緩待事曰前者賊四出攻劫誠可候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
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酌予言曰觀
項弗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曰頃今邊在平涼亦不可知何
因守祁尚書白主侍郎李震相視不言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
何以邊且京軍行何日可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如此則緩
不及事失事之成敗只在歲中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



軍不行為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
去尚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營軍將不遣程又請
差錦衣千戶一人去看約誓已准行矣時關譙走止之曰去看
無益快矣將士心程念恐出危言曰頃志軍務敗必斬一二人
然後發兵去衆不發群然和附以為止軍不行心夫關中相知
者咸為府帳私同曰上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璠曲許知賊
決可平但彼既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保故衆猶來信洵洵益甚
至十二月二十日邊捷合至知日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
賊寨悉平群言始息次年三月解圍四哥四十餘人至京大監
親問之乃云彼劉清井指揮為傑則則不已且又逆播為盜不

得已逆又非有他也因下劉清湯傑於獄鞠問得實誅之中外
稱快





2009/12/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07.20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P.R.C.

